

2571/32020

77

Harvard College Library/Imaging Services <http://imaging.harvard.edu>

CM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Lab D50 2"	95/0/2	81/0/0	66/0/0	51/0/1	35/0/0	20/0/0	29/19/54	55/-39/33	40/9/-43	42/57/29	82/4/79	51/50/-13	50/-28/-29	38/14/16	66/16/18	50/-5/-22	43/-14/21	55/-9/-25	71/-32/0	62/34/60	52/48/17	31/21/-21	72/-23/57	73/19/68

77

唐太宗文皇帝

唐太宗文皇帝

唐太宗文皇帝

太宗皇帝，名世民，字叔毗，唐高祖第四子，母文德皇后。幼而岐嶷，有龍虎之姿。年未弱冠，身長八尺，二十歲，姿貌雄

壯，有日角，額有日月文，博觀經史，兼善兵法。年十四，從父征遼，破高麗，封為萊州刺史。在衛州，

軍及於衛州，封為衛王。稍遷，封為太子。及即位，常從，

而後行。聖曆元年，改封為太子。及即位，常從，

而後行。聖曆元年，改封為太子。及即位，常從，

而後行。聖曆元年，改封為太子。及即位，常從，

而後行。聖曆元年，改封為太子。及即位，常從，

載記第二十七

晉書

哈佛大學哈佛藏書

唐太宗文皇帝

在撰

慕容德

慕容德字玄明毓之少子也母公孫氏夢日入幄中
昼寢而生德年未弱冠身長八尺二寸姿貌雄偉
額有日角偃月重文博觀羣書性清慎多才藝
慕容儁之僭立也封為梁公歷幽州刺史左衛將軍
及暉嗣位改封范陽王稍遷媿尹加散騎常侍俄而
符堅將符双叛陝以叛堅將符柳起兵抱罕將應之
德勸暉乘釁討堅辭曰慷慨識者言其有

遠略曄竟不能用德兄垂甚壯之因共論軍國大
謀言必切至垂謂之曰汝器識長進非復吳下阿
蒙也枋頭之役德以征南將軍與垂擊敗晉師及
垂奔符堅德坐免職後遇曄敗徙于長安符堅以
為張掖太守數歲免歸及堅以兵臨江拜德為奮
威將軍堅之敗也堅與張夫人相失慕容曄將護
致之德正色謂曄曰昔楚莊滅陳納巫臣之諫而棄
夏姬此不祥之人惑亂人主戎事不迹女器奈之
敗師當由於此宜掩目而過奈何將衛之也曄
不從德馳馬而去之還次滎陽言於曄曰昔句

踐棲於會稽終獲吳國聖人相時而動百卒百全
天將悔禍故使秦師喪敗宜乘其弊以復社稷曄
不納乃從垂如鄴及垂稱燕王以德為車騎大將
軍復封范陽王居中鎮衛叅斷政事久之遷司徒
于時慕容永拋長子有衆十萬垂議討之羣臣咸
以為疑德進曰昔二祖積德遺詠在耳故陛下龍
飛不謀而會雖由聖武亦緣舊愛燕趙之士樂為
燕臣也今永既建偽號翁動華戎致令羣賢從橫
逐鹿不息宜先除之以一衆聽昔光武馳蘇茂之
難不顧百官之疲夫豈不仁機急故也兵法有不

得已而用之陛下容得已乎垂笑謂其黨曰司徒
議與吾同一人同心其利斷金吾計決矣遂從之
垂臨終勅其子寶以鄴城委德寶嗣位以德為使
持節都督冀兗青徐荆豫六州諸軍事特進車騎
大將軍冀州牧領南蠻校尉鎮鄴罷留臺以都督
專恣南夏魏將拓拔章攻鄴德遣南安王慕容青
等夜擊敗之魏師退次新城青等請擊之別駕韓
諒進曰古人先決勝廟堂然後決戰今魏不可擊
者四燕不宜動者三魏懸軍遠入利在野戰一不
可擊也深入近畿頓兵死地二不可擊也前鋒既

卷之五十五

欺後陣方固三不可擊也彼衆我寡四不可擊也
官軍自戰其地一不宜動動而不勝衆心難固二
不宜動城郭未脩敵來無備三不宜動此皆兵家
所忌不如深溝高壘以逸待勞彼千里饋糧野無
所掠又則三軍疲資攻則衆旅多斃師老糧生詳
而圖之可以捷矣德曰韓別駕之言良平之策也
於是召青還師魏又遣蘇武公賀賴盧率騎與章
圍鄴德遣其叅軍劉漢請救於姚興且叅母兄之
問而興師不至衆大懼青於是親饗戰士厚加撫
接人感其恩皆樂為致死會章盧丙相率各引

軍潛遁章司馬丁建率衆來降言章師老可以敗
之德遣將追破章軍人心始固時魏師入中山慕容
容寶出奔于薊慕容詳又潛號會劉藻自姚興而
至與太史令高魯道其甥王景暉隨藻送玉璽一
紐并圖讖祕文曰有德者曰無德者云德受天命
柔而復剛又有謠曰大風蓬勃揚塵埃八并三刀
卒起來四海鼎沸中山類惟有惡人據三臺於是
德之羣臣議以慕容詳僭號中山魏師盛于冀州
未審慕容之存亡因勸德即尊號德不從會慕容達
自龍城奔鄴稱寶猶存群議乃止尋而寶以德爲

丞相領冀州牧承制高復德兄子麟自義真奔鄴
因說德曰中山旣沒細奴必乘勝攻鄴雖地儲素積
而城大難固且人情沮動不可以戰及魏軍未至
擁衆南渡就魯陽王和據滑臺而聚兵積穀伺隙
而動計之上也魏雖技中山勢不久留不過驅掠
而返人不樂徙理自生變然後振威以授之魏則
內外受敵使懸書之士有所依憑廣開恩信招集
遺黎可一舉而取之先是慕容和亦勸德南徙於
是許之隆安二年乃率戶四萬車二萬七千乘自
鄴將徙于滑臺遇風船沒魏軍垂至衆懼議欲退

保約黎陽其夕流澌凍合是夜濟師旦魏師至而冰
泮若有神焉遂改黎陽津為天橋津及至滑臺景
星見于尾箕漳水得白玉狀若爾於是德依燕元
故事稱元年大赦境內殊死已下置百官以慕容
麟為司容領尚書令慕容法為中軍將軍慕容皝拔
為尚書左僕射丁通為尚書右僕射自餘封授各
有差初河間有麟見慕容麟以為已瑞及此潛謀
為亂事覺賜死其真魏將賀賴盧率眾附之至是
慕容寶自龍城南奔至黎陽遣其中黃門令趙思
召慕容鍾來迎鍾本首議勸德稱尊號聞而惡之

執思行獄馳使白狀德謂其下曰卿等前以社稷
大計勸吾攝政吾亦以嗣帝奔亡人神曠主及權
順羣議以擊眾望今天方悔禍嗣帝得還吾將具
駕奉迎謝罪行闕然後角巾私第卿等以為何如
其黃門侍郎張華進曰夫爭奪之世非雄才不振
從橫之時豈懦夫能濟陛下若蹈匹婦之仁捨天
授之業威權一去則身首不保何退讓之有乎德
曰吾以古人逆取順守其道未足所以中路徘徊
悵然未決耳慕容皝護請馳問寶虛實德流涕而遣
之乃率壯士數百隨思而北因謀殺寶初寶遣思

之後知德攝位懼而北奔護至無所見執思而還
德以思閑習典故將任之思曰昔關羽見重曹公
猶不忘先主之恩思雖刑餘賤隸荷國寵靈犬馬
有心而况人乎乞還就上以明徵節德固留之思
悉曰周室衰微晉鄭夾輔漢有七國之難實賴梁
王殿下親則叔父位則上台不能率先羣后以匡
王室而幸根本之傾為趙倫之事思雖無申胥吳
夫之効猶慕君貧不仕莽出德怒斬之晉南陽太
守閻立羨寧朔將軍鄧粲方率眾二萬來伐師次
管城德遣其中軍慕容法撫軍慕容和等距之王

師敗績德怒法不窮追晉師斬其撫軍司馬靳瓌
初苻登既為姚興所滅在弟廋率部落降於德拜
冠軍將軍廋之乞活堡會黨惑守東井或言秦當
復興者廣乃自稱秦王敗德將慕容容鍾時德始都
滑臺介于晉魏之間地無十城眾不過數萬及鍾
喪師反側之徒多歸于廣德乃留慕容和守滑臺
親率眾討廣斬之初竇之屯黎陽也和長史李辯
勸和納之和不從辯懼謀洩乃引晉軍至管城冀
德親率師於後作亂會德不出愈不自安又德此
行也辯又勸和反和亦從辯怒殺和以滑臺降于

魏時將士家悉在城內德將攻之韓範言於德曰
魏師已入城據國成資客王之勢翻然復異人情
既危不可以戰宜先據一方為關中之基然後蓄
力而圖之計之上也德乃止德右衛將軍慕容雲
斬太子辯率將士家累一萬餘人而出三軍慶悅德
謀於衆曰符廣雖平而撫軍失據進有疆敵退無
所托計將安出張華進曰彭城阻帶山川楚之舊
都地峻人殷可改而據之以為基本慕容鍾景興
謀於德曰韓諱等固勸攻滑臺潘聰曰滑臺四通八
達北帝王之居且北通大魏西接疆秦此二國者

慕容德

未可以高枕而待之彭城土曠人稀地平無險晉
之舊鎮必距王師久密邇江淮水路通浚秋夏霖
潦千里為湖且水戰國之所短吳之所長今雖剋
之非久安之計也青齊沃壤號曰東秦土方二千
九餘十萬四塞之固負海之饒可謂用武之國三
齊英傑蓄志以待孰不思得明主以立尺寸之功
廣固者曹疑之所營山川阻峻足為帝王之都宜
遣辯士馳說于前大兵繼進于後辟閭渾昔負國
恩必翻然向化如其守迷不順大軍臨之自然一瓦
解既據之後閉關養銳伺隙而動此亦二漢之有

關中河內也德猶豫未決沙門朗公素知占候德因
訪其所適朗曰敬覽三策蒲尚書之議可謂興邪
之術矣今歲初長星起於奎婁遂掃虛危而虛危
齊之分野除舊布新之象宜先定舊魯巡撫琅邪
待秋風戒節然後北轉臨齊天之道也德大悅引師
而南兗州北鄙諸縣悉降置守宰以撫之存問高
年軍無私掠百姓安之牛酒屬路德遣使喻齊
郡太守辟閭渾渾不從遣慕容鍾率步騎二萬擊
之德進據琅邪徐兗之士附者十餘萬自琅邪而
北迎者四萬餘人德進寇莒城守將仕安委城而

慕容德

遁以潘聰鎮莒城鍾傳檄青州諸郡曰隆替有時
義列昔經困難啓聖事彰中錄是以宣王龍飛於
危周光武鳳起於絕茲斯蓋歷數大期帝王之興
廢也自我末康多難長鯨逸網華夏四分黎元五
裂逆城辟閭渾父尉昔同段龕阻亂淄川太守東
征勦絕凶命渾於覆巢之下蒙全外之施曾微犬
馬識養之心復襲凶父樂禍之志盜據東秦遠附
吳越割剝黎元委輸南海皇上應期大命并集於
彼營丘暫阻王略故以七州之衆二十餘萬巡省
岱宗問罪齊魯昔韓信以裨將伐齊有征無戰耿

奔以偏軍討步剋不移朔况以万乘之師掃一隅
之寇傾山碎外方之非易孤以不才忝荷先驅都
督元戎一十二万皆烏丸突騎三河猛士奮劍与
夕火爭光揮戈与秋月競色以此攻城何城不尅
以此衆戰何敵不平昔竇融以河西歸漢榮被於
後裔彭寵盜逆漁陽身死於奴隸近則曹嶷跋扈
見擒於後趙段龕于紀取滅於前朝此非古今之吉
凶已然之成敗平渾若先迷後悟榮寵有加如其
敢抗王師敗滅必無遺虛櫻下之雄岱北之士有
能斬送渾者賞同佐命脫履機不竣必王石俱摧

慕容德

渾閻德軍將至徙八十餘家入廣固諸郡皆承檄
降于德渾懼將妻子奔于魏德遣射聲校尉劉綱
追斬於莒城渾參軍張瑛常與渾作檄辭多不遜
及此德擄而讓之瑛神色自若徐對曰渾之有臣
猶韓信之有蒯通通遇漢祖而蒙怨臣遭陛下而
盟戮比之古人竊為不幸防風之誅臣實甘之但
恐堯舜之化未弘於四海耳德初善其言後竟殺
之德遂入廣固四年僭即皇帝位于南郊大赦改
元為建平設行廟於宮南遣使奉策止云成焉進泉
容鍾為司徒慕容皝拔為司空封皝為左僕射慕容

護為右僕射遣其度支尚書封愷中書侍郎封暹
觀省風俗所在大將士以其妻段氏為皇后建
立學官簡公卿之下子弟及二品士門二百人為
太學生後因燕其羣臣酒酣笑而三曰朕雖寡薄
蒙已南面而朝者侯在上不驕之愷於位可方自
古何等主也其青州刺史鞠仲曰陛下中興之聖
后少康光武之儔也德頌命左右賜仲帛千匹仲
以賜多為讓德曰卿知謂朕朕不知謂卿乎卿節
對非實故亦以虛言相賞嘗不謬加何足謝也薛
範進曰臣聞天子無戲言忠臣無妄對今日之論

上下相欺可謂君臣俱失德大悅賜範絹五十匹
自是呂言競進朝多直士矣德母兄光在長安遣
平原人杜弘如長安問存不弘曰臣至長安若不
奉太后動止便即西加張掖以死為效臣父雄年
踰六十未沾榮貴乞本縣之祿申烏鳥之情張華
進曰杜弘未行而求祿要利情深不可使也德曰
吾方散所輕之財招所重之死況為親尊而田各
乎且弘為君迎親為父求祿雖外如要利內實忠
孝乃以雄為平原令弘至張掖為盜所殺德聞而
悲之厚撫其妻子明年德如齊城登營丘望烏巖

家顧謂左右曰禮大夫不逼城五十仲古一賢人
達禮者也而生后近市死葬近城豈有意乎青州
秀才晏謨對曰孔子稱臣先人平仲賢則賢矣豈
不知高其梁豐其禮蓋政在家門故儉以節立存
居湫隘卒豈擇地而葬乎所以不遠門者猶蓋唐
平生意也遂以謨從至漢城陽景王廟燕慈老子
申池北登社首山東望鼎足因目牛山而歎曰古
無不可陰然有終焉之志遂問謨以齊之山川立
陵賢其舊事謨歷對計耕畫地成圖德深堂堦之拜
尚書郎立治於商山置鹽官於烏常澤以廣軍國

之用德故吏趙融自長安來始具母兄凶問德號
慟吐血因而寢疾其司隸校尉慕容達因此謀反
道牙門皇瑒率眾攻端門殿中師侯赤眉開門應
之中黃門孫進扶德踰城隱於進舍段宏等聞宮
中有變勒兵屯四門德入宮誅赤眉等達懼而奔
魏慕容法及魏師戰于濟北之標榆谷魏師敗績
其尚書韓諱上疏曰二寇連誅國耻未雪關西為
豺狼之藪楊越為鴟鴞之林三涼社稷鞠為丘墟
四祖園陵蕪而不守豈非義夫憤歎之日烈士忘
身之秋而皇室多難威略未振是使長蛇弗剪封

豕假息人懷憤慨常謂一日之安不可以永久終
朝之逸無卒歲之憂陛下中興大業務在遵養
遷氓之失土假長復而不役敗黎庶之息有貴因
循而不擾斯可以保寧于營丘難以經措于秦越
今羣凶僭逆寔繁有徒據我三方伺國玆變深宜
審量虛實大校成敗養兵厲甲廣農積糧選之為雪
耻討寇之資退為山河萬全之固而百姓因秦晉
之弊迭相蔭冒或百室合戶或千丁共籍依託城
杜不懼燠燒公避課役擅為姦宄損風毀憲法所
不容但檢令未宣弗可加戮今宜隱實黎氓正其

慕容德

編書庶上增皇朝理物之明下益軍國兵資之用
其家林納其禪山海雖過商鞅之刑悅綰之害所
不辭也德納之遣其車騎將軍慕容鎮率騎三千
緣邊嚴防備百姓逃竄以諱為使持節散騎常侍
行臺尚書巡郡縣隱實得蔭戶五萬八千諱公廉
正直所在野次人不擾焉德大集諸生親臨策試
既而饗宴棄高遠瞻顧謂其尚書魯邃曰齊魯固
多君子當昔全盛之時接慎巴生溥于鄒田之徒
蒸脩檐臨清沼馳朱輪佩長劍志飛馬之雄辭奮
談天之逸辯拍麾則紅紫成章俛仰則丘陵生韻

至於今日荒草頽墳氣消煙滅永言千載能不依
然遂答曰武二封比干之墓漢祖祭信陵之墳皆
留心賢哲每懷佳事陛下慈深二主澤被九泉若
使彼而有知寧不銜荷矣先是妖賊王始聚眾于
太山自稱太平皇帝號其父為太上皇兄為征東
將軍弟征西將軍慕容鎮討擒之斬於都市臨刑
或問其父及兄弟所在始答曰太上皇帝家塵於
外征東征西亂兵所害惟朕一人獨無聊賴其妻
始之曰止坐此口以至於此奈何須爾始曰皇后自
古豈有不破之家不亡之國邪行刑者以刀鑿築

古豈有不破之家不亡之國邪行刑者以刀鑿築

之弊視曰崩即崩矣終不改也號德聞而哂之時
桓玄將一篡竊不附已者異州刺史劉軌襄城
太守司馬休之征虜將軍劉劭宣廣陵相高雅之
江都長張誕並內不自安皆奔於德於是德中書
侍郎韓範上疏曰夫帝王之道必崇經略有其時
無其人則弘濟之功闕有其人無其時則莫武之
志不申至於能成王業者惟人時合也自晉國內
難七載于茲桓玄逆篡虐踰董卓神怒人怨其殃
積矣可乘之機莫過此也以陛下之神武經而緯
之驅樂奮之卒接厭亂之機譬猶聲發響應形動

影隨未足比其易也且江淮南北戶口未幾公私
或馬不過數百守備之事蓋亦微矣若以步騎一
萬建雷震之舉卷甲長驅拍臨江會必望旗草偃
壘聚屬路跨地數千衆踰十萬可以西并疆秦北
抗大魏夫欲拓境開疆保寧社稷無過今也如使
後機失會豪傑復起梟除柏玄布惟新之化遐邇
所望物無異望非但建鄴難屠北亦不可冀機
生憂必至矣天與不取悔將及焉惟陛下覽
德曰自頃數纏百六宏綱暫弛遂令嘉運亂華
壘壘京墟穢每尋否運憤慨菲懷昔少康以一旅之

衆復夏配天九昧據三代之地藉五州之衆教之
以軍法訓之以禮讓上下知戎人思自奮田繕甲待
饋為高日久矣但欲先定中原掃除遺孽然後宣布
溟風經理九服飲馬長江懸旌隴阪此志未遂且
鞞戈耳今者之事主公其詳議之咸以柏玄新得
志未可圖乃止於是講武於城西步兵三十七萬
車一萬七千乘鐵騎五萬三千周亘山澤旌旗彌
漫鉦鼓之聲振動天地德信高望之顧謂劉軌高
雅之曰昔郤克齊子齊怨楚終能暢其剛烈名
流一載卿等既知殺身有道當使無慙昔人也雅

之等類首者曰幸蒙陛下天覆之恩大造之澤存
亡繼絕實存聖時雖則萬隕何以上報俄聞相玄
敗德以慕容鍾為前鋒慕容鍾為大都督配以步
卒二萬騎五千剋期將發而德寢疾於是罷兵初
德迎其兄子超于長安及是而至德夜夢其父曰
汝既無子何不早立超為太子不爾惡人坐心寤
而告其妻曰先帝神明所勅觀此悲意其將死矣
乃下書以超為皇太子一歲境內子為父後者人
帝聞二紙其月遂即我熙元年也時年七十乃夜為
十餘棺分出四門潛葬山谷竟不知其尸之所

在在位五年偽謚獻武皇帝

載記第二十七

卷之二十七



載記第二十八

晉書一百二十八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慕容超

慕容鍾

封字

慕容超字祖明德兄北海王納之子符堅破鄴以
納為廣武太守數歲去官家于張掖德之南征留
余刀而去及垂起共山東符昌收納及德諸子皆
誅之納母公孫氏以老獲免納妻段氏方娠未決
囚之千郡獄掾呼延平德之故吏也嘗有死罪
德免之至是將公孫及段氏逃于羌中而生超焉
年十歲而公孫氏卒臨終授超以金刀曰若天下



太平汝得東歸可以此刀還汝叔也平又將超母
子奔于呂光及呂隆降于姚興超又隨涼州人徙
于長安超母謂超曰吾母子全濟呼延氏之力平
今雖死吾欲爲女納其女以答厚恩於是娶之
超自以諸父在東恐爲姚氏所錄乃陽狂行乞秦
人賤之惟姚紹見而異焉勸興拘以爵位召見與
語超深目晦匿興大鄙之謂紹曰誰女婿及不累
癡骨友語耳由是得去來無禁德遣使迎之超不
告母妻乃歸乃至廣固呈以金刀其宣祖母臨終
之言德撫之號慟超身長八尺鬢青帶九圍精彩秀

發容止可觀德甚加禮遇始名之曰超封北海王
拜侍中驃騎大將軍司隸校尉開府置佐史德無
子欲以超爲嗣故爲超起第於萬春門內朝夕觀
之超亦深達德旨入則盡歡承奉出則傾身下士
於是內外稱美焉頃之立爲太子及德死以義熙
元年僭嗣僞位大赦境內改元曰太上帝德妻段
氏爲皇后以慕容鍾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慕容
容法爲征南都督徐兗揚南兗四州諸軍事慕容
鎮加開府儀同三司尚書令封字爲太尉翹仲爲
司空潘聰爲左光祿大夫封高爲尚書左僕射自

餘封拜各有差後又以鍾為青州牧段宏為徐州
刺史公孫五樓為武衛將軍領屯騎校尉內參政
事封孚言於超曰臣聞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
鍾國之宗臣社稷所賴宏外戚懿望親賢且瞻正
應參翼百揆不宜遠鎮方外今鍾等出藩五樓內
輔臣竊未安超新即位慮鍾等權逼以問五樓五
樓欲專斷朝政不欲鍾等在內屢有間言孚說竟
不行鍾宏俱有不平之色相謂曰黃犬之皮恐當
終補狐裘也五樓聞之嫌隙漸澁初超自長安行
至梁父慕容法時為兗州鎮南長史悅壽還謂法

鍾宏

曰向見北海王子天資弘雅神爽高邁始知天族
多奇王林皆寶法曰昔成方遂詐稱衛太子人莫
辯之此復天族乎超聞而恚恨形于言色法亦怒
歔之外館由是結憾及德死法又不奔喪超遣使
讓焉法常懼禍至因此遂與慕容鍾段宏等謀反
超知而徵之鍾稱疾不赴於是收其黨侍中慕容
統右衛慕容根散騎常侍段封誅之車裂僕射封
嵩於東門之外西中郎將封融奔于魏超尋遣慕
容鎮等攻青州慕容昱等攻徐州慕容疑韓範攻
梁父昱等攻莒城拔之徐州刺史段宏奔于魏封

鍾宏

鍾宏

鍾宏

鍾宏

融又集羣盜襲石塞城殺鎮西大將軍餘鬱青土
振恐人懷異議慕容凝謀殺韓範將龍廣固範知
而攻之凝奔梁父範并其衆攻梁父剋之凝奔姚
興慕容法出奔于魏慕容鎮剋青州鍾殺其妻子
爲地道而出單馬奔姚興于時超不恤政事畋游
是好百姓苦之其僕射韓諱切諫不納超議復肉
刑九等之選乃下書於境內曰陽九數纏永康多
難自北都傾陷典章淪滅律令法憲靡有存者綱
理天下此焉爲本旣不能導之以德必須齊之以
刑且虞舜大聖猶命士縣作士刑之不可已已也如

是北帝季興大業草創兵革尚繁未遑修制朕猥
以不德嗣承大統撫御寡方致蕭牆屢發遂戎馬
生郊典儀寢廢今四境無虞所宜脩定尚書可召
集公卿至如不忠不孝若封嵩之輩梟斬不足以
痛之宜致烹轘之法亦可附之律條納以大辟之
科肉刑者乃經之先聖不刊之典漢文易之桎重
乘度今犯罪彌多死之者稍衆肉刑之於化也濟
育旣廣徵慘尤深光壽建興中二祖已議復之未
及而晏駕其令博士已止參考舊事依呂刑及漢
魏晉律令消息增損議成燕律五刑之屬二千而

罪莫大於不孝孔子曰非聖人者無法非孝者無親此大亂之道也轅裂之刑其責之戮雖不在五品之例然亦行之自古渠彌之轅者之春秋哀公之哀爰自中代世宗都齊亦懲刑罰失中咨嗟寢食王者之有刑糾猶人之左右手焉故孔子曰刑罰不中則人無所措手足是以蕭何定法令而受封叔孫淵以制儀為奉常功立事古之所重其明議均益以成一代準式周漢有貢士之條魏立九品之選二者孰愈亦可詳聞羣下議多不同乃止起母妻既先在長安為姚興所拘責超稱藩永太樂

莫谷超

超若不可使送兵口千人超下書遣羣臣詳議左僕射段暉議曰太上因建高祖不迴今陛下嗣守社稷不宜以私親之故而降統天之尊又太樂請復皆前世俗人不可與彼使移風易俗宜掠兵口與之出書張華曰若彼侵掠兵邊必成鄰怨此既能往彼亦能來兵連禍結非國之福也昔孫權重黎庶之命屈已以臣魏惠施惜愛子之頭捨志以尊齊况陛下慈德在秦方寸崩亂宜暫降大號以申至孝之情權變之道與漢所許韓範智能迴物辯足傾人昔與姚興俱為秦太子中舍人可

禮將命降號脩和所謂屈於一人之下申於萬人
之上也超大悅曰張尚書得吾心矣使範聘于興
及至長安興謂範曰封愷前來燕王與朕抗禮及
卿至也欵然而附為依春秋以小事大之義為當
專以孝敬為母屈也範曰昔周爵五等公侯異品小
大之禮因而生焉今陛下命世龍興光宅西秦本
朝主上承祖宗遺烈定鼎東齊中分天曜南面並
帝通聘結好義尚謙冲使至於誕苟折行人殊似
吳晉爭盟滕薛號長恐傷大柰堂堂之盜有損皇
燕魏魏之美彼然懼失竊未安之興然曰若如卿

燕魏魏一

言便是非為大小而來範曰雖田大小之義亦緣
寡君純孝過於帝而帝願陛下體敬親之道而然垂
愍興曰吾公不見費生自謂過之今不及矣於是
興設舊交之禮申叙平生謂範曰燕王在此朕
亦見之風表乃可於機辯末也範曰大辯若訥聖
人美之况爾日龍潛鳳飛和光同塵若使負日月
而行則無繼天之業矣興笑曰可謂使乎延譽者
也範承間遂說姚興大悅賜範千金許以超母妻
還之慕容疑自梁父奔于姚興言於興曰燕王稱
藩本非推惡權為此屈耳古之帝王尚與師嚮質

豈可虛還其母乎母若一還必不復臣也宜先制
其送儀然後歸之與意乃變遣使聘於超超遣其
僕射張華給事中宗正元入長安送大樂伎一百
二十人於姚興興大悅延華入讌酒酣樂作興黃
門侍郎尹雅謂華曰昔殺之將亡樂師歸周公皇
秦道盛燕樂來庭廢興之兆見于此矣華曰自古
帝王爲道不同權譎之理會於功成故老子曰將
欲用之必先與之今總章西入必由尔東歸禍福
之驗此其兆乎興怒曰昔齊楚競幣二國連師鄉
小國之臣何敢抗衡朝士華遂辭曰奉使之始實

願交歡上國上國所遺小國之臣辱及寡君社稷
臣亦何心而不仰酬興善之於於是還超母妻
三年追尊其父爲穆皇帝立其母段氏爲皇太后
妻呼延氏爲皇后祀南郊將登壇有獸大如馬狀
類鼠而色赤集於園丘之側俄而不知所在頃更
大風暴起天地晝昏其行宮羽儀皆振裂超懼密
問其太史令成公綏對曰陛下信用姦臣誅戮賢
良賦斂繁多事役殷苦所致也超懼而大赦謹責
公孫五樓等俄而復之是歲廣固地震天齊水湧
井水溢女水竭河濟凍合而澗水不冰超正旦朝

羣臣于東陽殿聞樂作歎音佾不備悔送伎於姚
興遂議入寇其領軍韓諱諫曰先帝以舊京傾沒
戢翼三齊苟時運未可上智輟謀今陛下嗣守成
規宜閉關養士以待賊賊豈不可結然南鄰廣樹仇
隙超曰我計已定不與卿言於是遣其將斛穀提
公孫歸等率騎寇滑豫陷之執陽平太守劉千載
濟陰太守徐元大掘而去簡男女二千五百付太
樂教之時公孫五樓為侍中出書領左清軍總
朝政兄歸為軍常山公叔父頹為武衛與樂公
五樓宗親皆夾輔左右王公內外無不懼之超諡

宿豫之功封爵超曰此非為我公慕容鎮諫曰
臣聞天子待勳業功不疾今公孫歸結禍延兵殘
賊百姓陛下封之得無不可乎夫忠言逆耳非親
不發臣雖庸朽忝國戚藩輒書萬言惟陛下圖之
超怒不答自是百僚杜口莫敢開言尚書都令史
王儼詣事五樓遷尚書郎出為濟南太守入為尚
書左丞時人為之語曰欲得侯事五樓又遣公孫
歸等率騎三千入寇濟南執太守趙元略男女千
餘人而去劉裕率師討之超引見羣臣于東陽
殿議距王師公孫五樓曰兵兵輕果所利在戰

初鋒勇銳不可爭也宜據大峴使不得入曠日延
時沮其銳氣可徐簡精騎二千循海而南絕其糧
運別勅段暉率兗州之軍緣山東下腹背擊之上
策也各命守宰依倣自固校其資儲之外餘悉焚
蕪芟及除粟苗使敵無所資堅壁清野以待其饋中
策也大峴入兗州城下策也超曰京鄙殷盛
戶口衆多非可一城入守青苗布野非可卒其設
使其守城以全性命朕所不能今據五州之疆
帶山河之固戰車並集鐵馬萬營是從今過峴至於
平地徐以精騎踐之此成擒也賀勅盧苦諫不從

退謂五樓曰上不用吾計亡無日矣來來鎮曰若
如聖旨必須平原用馬為便宜出峴逆戰戰而不
勝猶可退守不宜縱敵入此自貽窘迫昔成安君
不守井陘之關終屈於韓信諸葛瞻不據東馬之
險遂擒於鄧艾臣以為天時不如地利阻守大峴
策之上也超不從鎮出謂韓諫曰主上既不能芟
苗守嶮又不肯徙人逃寇酷似劉璋矣今年國滅
吾必死之卿等中華之士復為文身矣超聞而大
怒收鎮下獄乃攝苜蓿父二成脩城隍簡士馬畜
銳以待之其復王師次東學超遣其左軍段暉輔

國賀賴盧等六將拔騎五萬進據臨朐俄而王師
度岷超懼率卒四萬就暉等平臨朐謂公孫五樓
曰宜進據川源晉軍至而失水亦不能戰矣五樓
馳騎據之劉裕前驅將取龍首已至川源五樓
戰敗而返裕遣諮議參軍檀詒率新軍攻破臨朐
超大懼單騎奔臨朐下城南暉衆又戰敗空軍入
斬暉超又奔遠廣固然郡內人人保小城使其尚
書郎張綱之師于朐朐救莫從鎮進錄尚書都督
外諸軍事自見群臣謂之曰朕嗣奉成業不能
委以任善而重責固自山覆水未收悔將何及晉士

選謀必在事危忠臣即亦在臨難諸君其勉思
六司共濟艱運鎮進曰百姓之心係於一人陛下
既躬率六軍身先奔助群臣解心士庶喪氣內外
之情不可復恃如聞西秦自有內難恐不暇分兵
救人正當更決一戰以弔天命今散卒還者猶有
數萬可悉出金帛當女劍令一戰天若相我足以
破賊如其不濟死尚為夫不可閉門坐受圍擊言
徒慕容惠曰不然今晉軍乘勝有陵人之氣敗軍
之將何以禦之秦雖與勃勃相持不足為患且二
國連橫執成唇齒今有寇難奉必救我但自立乞

援不遣大臣則不似重王是以趙謀三請楚師不出平原一使援至從成也今韓魏德望具瞻燕秦所重宜遣乞援以濟河鄭於是遣範與王薄乞師于姚興未幾裕師圍城四面皆合人有竊告裕軍曰若得張綱為攻其者城乃可得耳是月綱自長安歸遂奔于裕裕令綱周城大呼曰勃勃大破秦軍無兵相救超怒伏弩射之乃退右僕射張華中丞封愷並為裕軍所獲裕令華愷與超書勸令早降超乃遣裕書請為藩臣以大境為界并獻高千匹以通和好裕弗許江南繼兵相尋而至尚書

卷之八

張俊自長安還又降于裕說裕曰今燕人所以固守者外材韓範也韓範得秦援範既時望乃與姚興書昵若勃勃然後秦必救哉其密也伯誘範增以重利範來則燕人絕望自然降矣裕從之表範為散騎常侍遺範書以招之時姚興乃遣其將姚強率步騎一萬隨範就其將姚強于洛陽并兵來援會赫連勃勃大破秦軍興追強還長安範歎曰天其滅秦乎會得裕書遂降於裕裕謂範曰卿欲立申包胥之功何以虛還也範曰自亡祖司空世荷燕寵故泣血秦庭冀其臣禍難屬西朝多故丹誠無效可

夫

夫

夫

夫

謂天喪弊邑而贊明公智者見機而作敢不至乎
翌日裕將範循城由是入情離駭無復固志裕謂
範曰卿宜至城下告以禍福範曰雖蒙殊寵猶未
忍謀燕裕嘉而不強左右勸超誅範家以止後叛
超知敗在旦夕又弟諱盡忠無貳故不罪焉是歲
東萊雨血廣固城門鬼夜哭明年朔旦超登天門
朝羣臣于城上殺馬以饗將士文武皆有遷授超
幸姬魏夫人從超登城見王師之盛握超手而相
對泣韓諱諫曰陛下遭百六之會宜止是勉強之秋
而反對女子悲泣何其鄙也超拭目謝之其尚書

令董勸超出降超大怒繫之於獄於是賀賴盧
公孫五樓為地道出戰王師不利河間人玄文說
裕曰昔趙攻曹疑望秦者以為滎水帶城非可攻
拔若寒五龍口城必自陷石季龍從之而崑請降
後慕容恪之圍段龕亦如之而龕降降後無幾又
震開之今舊基猶在可塞之裕從其言至是城中
男女患脚弱病者大半超禁而升城尚書悅言
於超曰天地不仁助寇為虐戰士疴病日就凋隕
守困窮城息望外援天時人事亦可知矣苟歷運
有終堯舜降位轉禍為福聖達以先宣追許鄭之

蹤以存宗廟之重超歎曰廢興命也吾寧奮劔決
死不能銜壁求生於是張綱為裕造衝車覆以版
屋蒙之以皮并設諸奇巧城上火石弓矢無所施
用又為飛樓懸梯木幔之屬遙臨城上超大怒懸
其母而支解之城中指出降者相繼裕四而進攻殺
傷甚衆悅壽遂閉門以納王師超與左右數十騎
出亡為裕軍所執裕數之以不降之狀超神色自
若一無所言唯以母託劉敬宣而已送建康帝斬
之時年二十六在位六年德以安帝隆安四年僭
立至超二世凡十一年以義熙六年滅

慕容超

慕容鍾字道明德從弟也少有識量喜怒不形於
色機神秀發言旨清辯至於臨難對敵知勇兼濟
累進奇策德用之頗中由是政無大小皆以委之
遂為佐命元勳後公孫五樓規挾威權慮鍾抑已
因勸超誅之鍾遂謀反事敗奔于姚興興拜始平
太守歸義侯

封孚

封孚字處道渤海蓆人也祖悛振威將軍父敷慕
容暉之出吏部尚書孚幼而聰敏和裕有士君子
之稱寶僭位累遷吏部尚書及蘭汗之篡南奔辟

閻渾渾表為渤海太守德至營城乎出降德曰朕
平青州不以為慮喜於得卿也常外摠機事內參
密謀雖位任崇重謙虛博納其有大臣之體及超
嗣位政出權嬖多違舊章軌憲曰頽殘虐滋甚
乎屢盡匡救超不能納也後臨軒謂乎曰朕於百
王可方誰乎對曰桀紂之主超大慙怒乎徐步而
出不為改容司空鞠仲失色謂乎曰與天子言何
其亢厲宜應還謝乎曰行年七十墓木已拱誰求
死所耳竟不謝以超三年死于家時年七十一文
筆多傳於世

史臣曰慕容德以季父之親居鄴中之重朝危未
聞其節君存遽踐其位豈人理哉然尚倣儻之雄
姿韞從橫之遠略屬分崩之運成角逐之資跨有
全齊竊弄神器撫劍而爭衡秦魏練甲而志靜荆
吳崇儒術以弘風延讜言而勵已觀其為國有足
稱焉超繼已成之基居霸者之業政刑莫恤畋游
是好杜忠良而讒佞進暗聽受而動威離先緒俄
頽家聲莫振陷宿懷而貽禍啓大規而延敵君臣
就虜宗廟為墟亦其人謀非不幸也

贊曰德實英雄轉敗為功奄有青土淫名域中超

爲祚其國少廟六及
靈非悲靈靈

卷一百一十八





